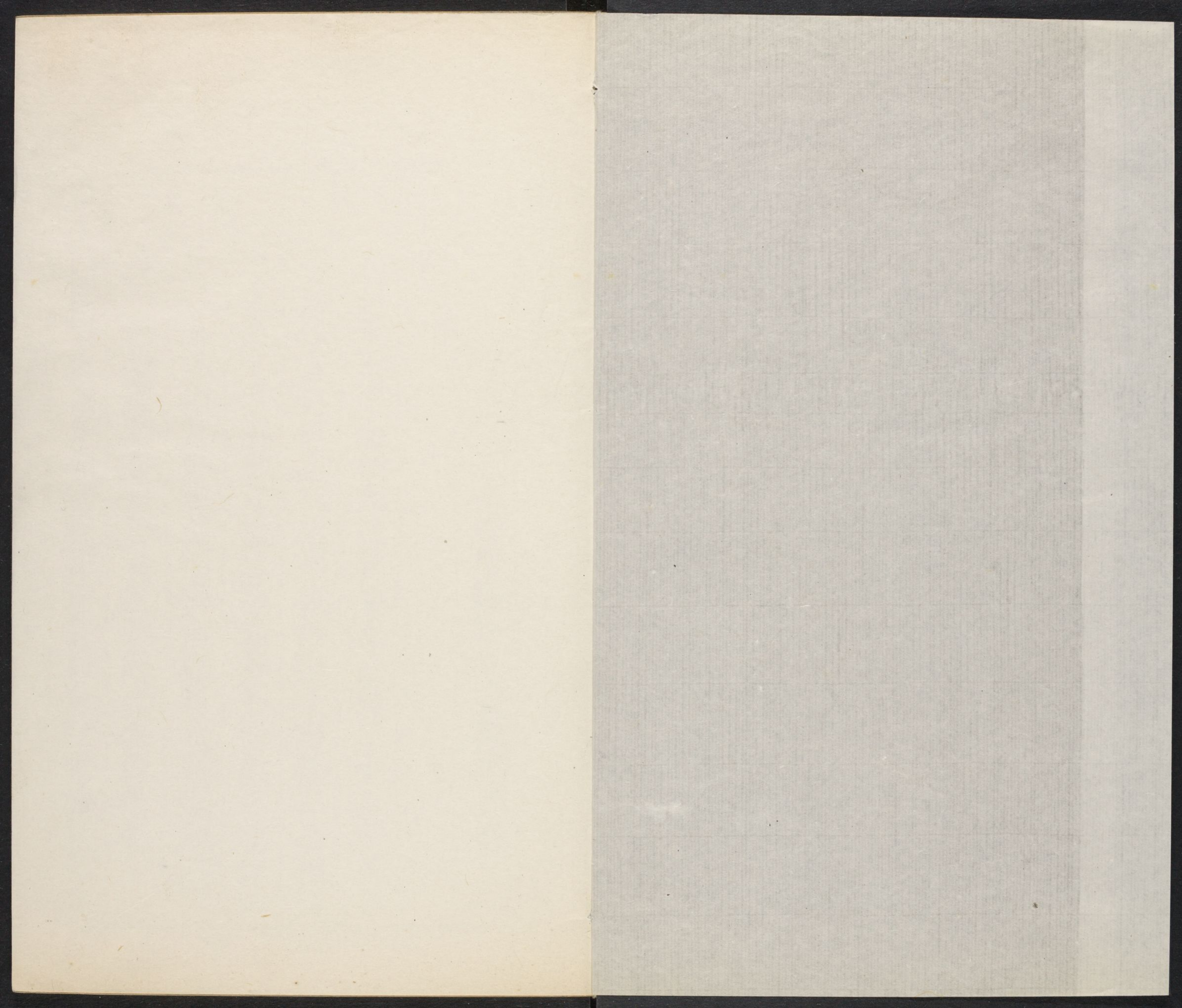


T 3210 / 8546,81

17



卷之十八

人物

人而平大白而極矣曰後世已矣

心陽作志自堪迄明止刊續河

之世大入臣事好立全正功

公其以美然前似而獨持之

其間以美然前似而獨持之

人而平大白而極矣曰後世已矣

錢塘縣志卷之十八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嶸纂

人物 大臣

人品至大臣而極矣自錢塘建邑幾二千年而聶令
心湯作志自唐迄明止列褚河南于肅愍二公誠重
之也夫人臣事君立德立功遇各不同建立亦異褚
于二公非以其跡相似而獨揭之為大臣也如必以
跡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反不謂之大臣乎我

皇上以勳華之聖任論道經邦之佐都俞吁咈濟濟師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而錢塘遂篤生川嶽之英以應其運豈非前朝之所
未逮歟嗚呼河南肅愍何其不幸而遇彼時哉志大
臣

唐

褚遂良

字登善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
遷起居郎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
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
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
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
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
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卽東賢者爲諸王保
傳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
之師帥也得人則安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
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太子乾廢用
遂良言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
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
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
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
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卽位封河南郡公兼太子賓客進尙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遂良等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
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吾奉遺詔若不
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
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

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

明

于謙

字廷益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為傾聽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時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

而左以足兵食明舉錯振紀綱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以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三楊相繼卒中貴人王振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劾謙怨望澶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正統己巳也先既破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鄜陜上疏諫止不聽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鄜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邨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鹵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青叱眾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眾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夾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

闔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朝廷正籍公耳今日雖百工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尤邴王旣登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人對慷慨泣奏曰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并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等分守之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鹵則可借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鹵所急者草諸殿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母以飽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師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晉嘉納之鹵報益急而待講徐理者以郊天象聞上召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謙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鹵乘勝驕實不足長

也上曰善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鹵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鹵鹵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令夜以大砲擊其營死者千計鹵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之而徐爲討伐計謙謂鹵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鹵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中貴人喜寧者故俘鹵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鹵爲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鹵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于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卿等強樹焉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

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上顧而
改容曰從汝從汝于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始得返駕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宮又欲易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景皇帝不豫石
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
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
功若何時徐理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
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
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俄西北邊報甚急上
憂之時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凶至此上為默然
憲宗初其子冕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
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
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
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賜特祠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
府尹有幹用聲謙為文肆筆立就而于奏疏尤明切
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疏
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國朝

黃機 字次辰少孤事祖母慕以孝聞丙戌舉于鄉丁亥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累陞侍讀學

士歷禮戶吏三部尚書請假還里旋
召以吏部尚書管刑部尚書事尋晉文華殿大學士兼吏

部尚書
予告歸年七十五卒

上聞計悼惜
賜葬祭謚文僖機為人端厚清謹入閣辦事勵志公忠凡

中外奏疏細加檢閱其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籌畫
萬全人稱為太平良相焉先是機為禮部尚書

世祖嚴懲科場積弊凡卷有小疵俱罹大獄機 題請科
場處分則例俱從寬條又是時紳衿以逋賦褫革者

不可勝計俱擬解部勘問機請就近究治不必遠解
株連議者或欲罷科目機力持不可乃罷制藝而用

策論機復以入股發聖賢心傳力請復舊制論者謂
捍衛四子之功不在程朱下其他忠愛所形如請

大婚請

冊立皆一時要務轉戶部稽核釐剔夙弊頓清兩任吏部俱能勵廉節抑奔競大計京察黜陟允當疏通壅滯吏治稱平其以冢宰兼司寇也

皇上以地震故御午門諭大臣各陳時政機以九門拿獲竊盜給賞太多逐日鞭刺不下數十人恐邏者反以邀賞滋波累又旗下誣扳良民反覆妄供貽累者衆當照初供定擬不許任意更易姓名殃及無辜

上俞允之機故善書書法工屬文前後奉命纂修充總裁及書

御屏聯額俱稱

旨又有知人鑒辛卯主試江南壬戌爲會試大總裁所拔

皆知名士立朝四十餘年特荷

主眷元狐綵蟒之賜不一而足而廉介自愛不名一錢敝

衣蔬食泊如也及

予告居里杜門絕跡不八公府飭子弟勿得干與外事庭

無襍賓門可羅雀至其篤厚故舊

寬睦鄉黨論者比唐婁師德云

徐潮

字浩軒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吏部尚書

予告歸里爲人端方誠懇有古大臣風度其在翰林日睢陽湯斌方侍講東宮獨深器之嘗薦于

上曰臣老矣受恩至重無可報稱薦徐某所以報也

上命書斌語于起居注斌去潮繼爲講官一日講好德如

好色極言危論至臣事君以忠有難于君之意

上聞而重之由是簡在

帝心屢膺大用自少詹事改通政使轉副都御史又轉工

部侍郎丁內艱服闋卽家召邦刑部侍郎皆赫赫有

聲尋命巡撫河南削私派除橫征禁官屬餽遺值開

封五府洊饑疏請停徵改折河北三府漕米截留二

十六萬以備賑濟出常平義倉米減糶復捐俸創施

以故連歲飢而不害他如解錯兌糧派馬牙行諸弊

皆不畏強禦而力除之馭下吏嚴而不苛諸所設施

至今守其法而不變晉大司農核減火倉大買奏停

解青藍布歲省上下浮費數十萬令滿漢司同日上

稿虛公參酌不至奉行故事及掌銓衡以澄清選法

為已任分別流品疏通月選人不敢于以私初

朝廷嘗貯粟河南以備山陝荒稔
上意以豫河可通汾渭欲從三門砥柱為水運命會兩省
督撫相度地形潮力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宜從陸

因繪圖以進

上用潮言遂止又以高寶數受水患由洪澤湖蓄而不疏

欲于高堰三壩下築堤束水以入湖又十下河諸邑

築堤束水以入海議未決會潮入朝面陳河壩形勢

遂詔潮偕都統某往董其事三月堤成堤長一萬六

千六十丈有奇其明年淮徐水溢賴堤不沒居民相

與循堤而泣日微徐公吾其魚矣湖黃砀人關四等

聚眾焚掠獄具株連者眾 詔潮往鞫其事寘其首

亂者數人于法餘悉矜全一方以安

上嘗從容言天下貧困府庫充盈欲發帑金百萬于直省

潮奏日損上益下藏富于民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但

家至戶給恐難徧及不如為之以廟

上領之囚是直省錢糧有三年遮蠲之命潮敷歷中外皆

洗手奉公不名一錢

上深嘉其節操嘗書凜矢清風額賜之又面語云爾極清

正和平未嘗好名天下誰及汝之名實至則名自歸

之爾凡臨朝聽政亦時舉潮名以風有位歷主文衡

有知人鑒所獎拔薦剡之士多游歷大僚著名于時

蓋其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天下倚為輕重者四十餘

年有始有卒可謂全德名臣已著有奏疏及願學錄

若干卷惜燬于火乞歸後又五年而卒

上聞哀悼賜祭葬如禮杭之紳士景慕其德為建祠 賜

瑩及湖上春秋奉祀不替云

錢塘縣志卷之十九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嶮纂



人物 名臣

大臣之後皆稱名臣仍其舊也其中勲名節概不一而
要皆無忝於斯名或經濟或讜直或清介或端方彪炳古今
燦然在目其他則歸政事文苑諸志焉志

名臣

齊

范述曾

字子元幼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為竟陵王師友謇諤多

所諫爭沈約以方汲黯明帝時為永嘉太守廉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藪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凶黨襁負而出編屬籍者二百餘家召為遊擊將軍郡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取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吏無荷擔父老號哭聞數十里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天監中卒所註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梁

杜之偉

字子大家世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濟陽江革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少精敏有逸才

七歲受尚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勅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及補東宮學士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撰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重其名召補記室叅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再遷大中大夫仍勅撰梁史卒於官有文集十七卷

隋

褚亮

字希明博觀圖史經目不忘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即席賦詩江總諸人皆

服其工入隋為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廟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立感善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王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為歛瘞後為唐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高祖親格虎亮懇愾致諫帝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卒年八十一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

唐

褚璆 字伯玉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第累拜
監察御史裏行簪筆柱下凜然有搏擊鷹鷂之志
 權貴為之脅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
 督諸將璆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
 鹵獲過當捷聞立宗大喜遷侍御史拜
 禮部員外郎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吳越

元德昭 字明遠本姓危父仔昌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為
易今姓方學文其師曰爾才可以為王侯 日授
 以文體林鼎薦之元瓘與語謂鼎曰德昭有輔弼之
 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開運初用師南閩兵機
 細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因相俶顯德初師毘陵吳
 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憐其忠力救免死治家以
 孝友聞卒贈太保孫奉宗字知禮及第知通州海門
 縣地苦斤鹵奉宗為鑿池注甘泉人甚利之天性恬
 靜樂富春佳山
 水遂卜居焉

宋

崔仁冀

字子遷事錢俶為通儒院學士太祖嘗諭旨于
俶曰元帥克毘陵大有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
 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
 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士上以仁冀為淮南
 節度使俶薦其才擢衛尉
 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李用和

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鑿紙
錢用和悉用為軍費歷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錢用和悉用為軍費歷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靈宮使以疾告未有居第詔假以惠寧坊之官第
 卒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謚恭僖御製神道碑曰
 親賢之碑列位將相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以此
 稱之

錢惟演

字希聖俶之子幼有俊才從俶歸朝為右屯衛
 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

真宗稱善擢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八年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兵部樞密使除大名軍節度使知河南加同平章事判許州上耕籍入侍尋以景靈宮使判河南改鎮崇信卒贈侍中謚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章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不讀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牟於秘府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擢髦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諸書

李璋

字公明以章懿太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為太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口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瓊王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營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輕易時禁衛相告乾興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眾視食中璋曰天子

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人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盜為衰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鄆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

强至

字幾聖少有志節殫心問學至忘寒暑鄉試為舉首賦出四方傳誦第進士聽訟多平反不徇貴勢素受知韓琦琦鎮京兆常引至自助琦乞不散青苗神宗聞奏曰此必强至文也一日琦行一事不關白簽廳翌日自言不稱職力辭去琦謂小事故爾至曰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遂謝數日乃肯留有文集二十卷子浚明淵明陟明皆登進士

錢藻

字醇老吳越王五世孫舉稅書登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英宗時為秘書校理三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神宗時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為本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藻刻厲為學于

書無所不究見於文詞闕放雋偉為人清謹寡過立朝無矯亢亦無雷同處勢利淡如也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錢勰

字穆文授流內銓主簿陳襄進班簿對神宗稱其能將任以清要王安石使弟求見許以為御史勰

謝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其不附已命權監鉄判官奉使高麗凡饋餼皆不納歸次紫燕島高麗主三遣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辭之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勰曰汝可死吾不可受元祐間為給事中三知開封府有能名宗室貴戚皆歛手紹聖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勰常草章惇謫詞惇諷全臺攻之罷知池州卒勰與蘇軾遊最久勰守越日軾守杭州詩筒響答時人比之元白後入元祐黨籍

周邦式

字南栢元豐二年進士累官提舉秦鳳等路節度使王厚弟孚通判秦州主饋運司挾厚勢一切委吏嬉宕自如役夫潰去朝廷命邦式體察劾奏其事不少貸提點淮西刑獄徙西浙又徙江東京師

方大行土木命市殿材邦式言非地所產遂已有施炳者從其子官金陵與羣僚會飲醉妄斥宮禁事為讐家所告邦式被命治詔

獄止坐遠徙不旁及一人

虞奕

字純臣元豐八年進士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飢徙東路入對上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

流民不以時復則來歲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刑自請討賊悉降之入為開封少尹故時開封治獄得請寶蔽罪其後悉任情弄法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予奪自顛視戶部如僚屬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為罷內侍卒贈龍圖閣大學士

虞策

字經臣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

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時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

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踈濶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會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部侍郎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為徐州策還其命以為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策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侍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為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入為吏部尚書疏奏徽宗請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於道年六十六贈正議大夫

孫馨 字叔靜年十五遊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叅軍守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偽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眾相傳有異法奔奏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仗辜除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為屯田員外郎馨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

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干天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為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曾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匡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馨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為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馨篤于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廷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馨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沈晦 字元朗邁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從肅王出質後得還為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

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然不果召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楊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授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膽志頗怯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設方畧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不復犯邊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卒

錢卽

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理部使者命治獄衢州啖以薦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曩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乎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烏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則口鼻皆裂得之無所用帝然之知慶州築安邊城歸德堡包

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萬童貫巡撫陝西欲平物價及均糴法關內騷然卽抗章極陳貶永州然糴害亦寢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定

沈文通

名邁犯高宗嫌名以字行祖廕補齋郎皇祐初舉進士第一以既仕降第二奏本治論十卷知杭州遷吏部郎居母喪廬墓側無何卒文通少爽邁讀書一閱輒釋通達世務治杭鋤奸蠹獎賢良後領開封人曰此杭州沈公也政號嚴明于良善貧弱者撫恤尤至為文下筆立就有西溪集十卷

樊光遠

字茂實少從張九成學紹興初南省奏名第一除秘書省正事上疏言事與秦檜忤罷為閬州教授後召為秘書丞俄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并有因責降而死者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上曰善知嚴州又疏禁誘畧近郡平民為軍及本州歲輸御爐炭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

趙希館 字君錫舊名希喆慶元初登進士第賜今名少
 負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
 懾寇義而去為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張甚希館倡
 守古城關嚴兵以待賊無一免知玉山縣未行召對
 首言民力困于貧吏軍力困于債帥國家之力則外
 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冗之費又言今日多事之
 際而未有辨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
 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闔寄重任也以大
 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
 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上皆嘉納
 官至節度居官祔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

明

沈縉 字尚賢洪武乙丑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
 勤于庶務以明敏稱後官至兵部左侍郎

于敬 洪武庚午領鄉薦歷御史春坊至
 江西方伯才能著稱士林咸重之

方賓 洪武中由監生授職方主事永樂初陞兵部侍郎
 終本部尚書仕有能聲為一時名臣宣德改元官

其子伺鴻
 臚寺丞

蔣驥 字良夫弱冠領鄉薦中洪武庚辰科進士授行人
 美丰儀善詞令累官翰林院檢討司直進侍讀侍
 講學士與修太祖成祖仁宗實錄及永樂大典等書
 多所裁定方其在史館時嘗得罪下獄十年乃得釋
 終禮部侍郎宣德中賜葬
 賜金倍常數皆異恩也

胡楨 洪武八年由御史授陝西按察司經歷十二年陞
 江西按察司僉事蒞政嚴明獄無留滯是年入為
 刑部郎中十四年陞本部尚書歿
 之日家無餘資惟藏書數千卷

張昇 字仲高弱冠為郡吏即以清謹稱守以下咸禮遇
 之勤視簿書取嚴一介諸為奸利者皆敬憚洪武
 間謁選超授吏部員外郎矢志堅貞終始無玷
 及卒上察其廉特給驛舟遣內臣送柩還鄉

吳登 永樂初以文學薦擢給事中 小心慎密受知文廟 接上益信之 終鴻臚寺丞

孫子良 洪武間貢入太學永樂進士選庶吉士與修大典 拜武選郎成祖北狩尚書方實從行子良以 郎曹攝部事幹制屬吏同列滋不能平羣口交妬謫 交趾布政司使夷俗素不喜學子良善道誘之漸漸 德教多有成者洪熙初薦起仕至 叅政少善學詩所著有螺城集

徐琦 字良玉祖德富成寧夏而生琦天姿英毅耽翫經 史至忘寢食中陝西鄉試登永樂乙未進士寧夏 之有進士自琦始也授行人遷兵部職方員外郎宣 德間黎利倡亂廷臣議撫之擇庶僚有才望者以行 擢琦行在右通政持節往諭既至利拜命畢遣人議 相見禮琦曰吾奉上命至爾酋盡禮使者即所以尊 朝廷爾何庸議利聞即趨拜坐下坐所餽悉拒不受 還遷兵部右侍郎未幾上復命琦賫勅問黎利往年

抗拒王師之罪并定歲貢常例至則利死利子麟蓄 疑未服琦宣布朝廷威德曉以禮義示以禍福一國 疎聽無不帖服由是麟感戴上恩乃鑄金人一以代 躬謝仍備方物遣陪臣以進闕臣廷上大悅宴賚特 厚遂命落琦戎籍益異數也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留守南都二十年深沉果斷每臨大議眾論盈 庭徐以一言決之眾 皆悅服卒謚忠襄

潘中 字大本永樂甲申進士授楚府伴讀骨梗負氣不 依阿詭隨同列皆敬憚之一官三十年以直齟齬 終無變屈既歸家法嚴 整閨門之內肅如也

夏時 字以正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 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無裨國用已而泉幣大阻 民輒犯禁議竟寢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親七篆綜核靡遺事 無愆滯六年查浚湖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之擢 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叅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左

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見信用議者偉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平生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題其祠曰孝廉魏文靖李文忠各為之立傳

柴車

字叔輿清慎有節槩天姿秀敏永樂間由鄉舉至兵部員外郎從文皇帝北王為岳州知府勸農視

學周行田野督民耕桑進諸生講論道德郡內大治召入為職方司郎旋擢本部侍郎屬西鄙不靖協贊陝西軍務發副總兵劉廣失律及疏罷士官後能家人冒功陞賞章凡數十上切中時弊同列咸不喜而車持論益堅于時上察車忠大賢之宴勞賜賚甚厚尋進兵部尚書卒于京賜祭葬給驛歸其喪

魏驥

字仲房永樂間鄉舉明年為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令以真知

實踐為務人人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詣闕乞留令還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累官至吏部侍郎時中官

王振驕甚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避驥獨不避明日上御便殿召驥入曰爾有罪知乎驥曰臣竊祿久得罪天地祖宗朝廷甚多上曰第思昨日曾得罪誰否驥曰昨臣嘗遇奄振揖而過未得罪也上曰何不避之驥慷慨曰臣備位六卿而避奄人臣不足惜朝廷名器足惜也上改容曰爾言是也尋陞南京吏部尚書年七十七致仕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謁驥願少待驥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謁座主家居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既老事其兄騏愈恭成化間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加粲月三石驥病遺書子完勿以墳墓累鄉里力辭葬祭卒年九十八謚曰文靖

王琦

字文璉永樂鄉舉擢御史虛心聽斷及督學山西敦行實士習防觀憂去服闋改蜀兵憲尋乞歸歷

官三十年守嚴一介家居衣食不給太守胡濬列狀於朝詔賜百金琦以無功辭竟餓死當道義卹以歛

蔣琳

字廷振驥子宣德間以父任歷官郎中從大司馬靖遠伯征討西至甘涼南踰隴川運籌決策屢有

戰功擢至副都御史為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
 敢往奉官執法萬夫莫迴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
 計也當巡撫貴州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悚
 然憚之草塘彝叛官軍屢有挫衄莫敢議討琳至獎
 率士伍親履行陣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
 巢擒斬無算諸彝震恐然以捺法嚴急為怨家搆死
 陳嘉猷 字世用贛子餘姚人因父任遷家于杭景泰辛
 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轉刑科兩使外夷堅辭
 餽獻清風峻節夷酋皆敬仰之陞通政使右
 通政居父之喪哀慕不輟極盡誠孝無何卒

吳誠 字尚忠景泰進士累官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雲南
 卒于官所歷皆有政績為人孝友誠確恥言人過

衣裘朴野混跡閭巷子瑋官御史砥
 節礪行卒時斂具不給咸稱濟矣云

金紳 字縉卿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家金陵之上元
 景泰癸酉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常轉
 刑科給事中英廟復辟紳數召對寵待甚至憲宗嗣
 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

又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諒可任大事宜即召用悉
 納其言達遠謫起竑兵部尚書陞南京大理少卿剖
 決無滯雖老吏不能過嘗曰獄者人命所繫極楚之
 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于法司而求伸于我我又不
 為之理何用廷評為故凡經紳平允者咸無異詞在
 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
 獄者再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審錄重囚必對眾
 言某可矜某可疑得生者甚眾戊戌江西荒上特簡
 紳往視許便宜行事紳蒞部督責其屬勸興廢以賑
 江西十三郡之民賴紳以活未幾得疾卒年四十有
 九侍父家居者二十年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
 好惟好讀書自號雪心所著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
 若干藏於家

倪謙 字克讓徙上元正統中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景泰
 間備顧問多所啟沃天順初遷學士侍憲廟于春
 宮巳卯主順天試不錄柄臣子被誣搆謫戍宣府者
 七年宣德初復職尋與子岳同日奉命入史局修英

廟實錄進禮部侍郎轉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

于冕

字景瞻少保謙之子景泰初以父功蔭府軍千戶及謙被譖死冕坐謫龍門屢上書訟父冤憲廟問

事白加謙官謚因復冕官冕請改文資授武庫員外郎歷陞應天府尹致仕冕聰明特達善處興廢既遭家難放徙窮邊而能閉門却掃以讀書纂言為事故雖羅憂患疾疚而聲聞不墮後起謫籍官兩京所在以修謹稱益無媿名家子云

倪岳

字舜咨父謙奉命祀北岳時夫人感異夢而生因以為名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若神幼警穎絕

倫上承家學習聞先朝典故究心天下事天順間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同父修實錄直講經筵音吐洪暢善因文納誨憲廟屬日焉擢侍郎尚書在禮部十三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革淫祠正神號禁齋醮止胡僧請度却西域貢獅諸疏皆出手筆累知貢舉損益舊法遂為令甲善斷大事其議德祖為不遷廟

議孝穆太后宜建別廟及七十二子不宜更定皆合

萬世公議適留都事屬危疑岳為大司馬持正達變

事賴以定入為吏部尚書獎恬抑浮士論稱快卒贈

少保謚文毅居父喪哀毀過度盡以世業讓諸弟念

故舊恤困窮雖奕世貴顯囊無餘

貲所著有清溪漫稿文毅公集

沈敬

字克欽正統進士授兵部主事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初超拜河南叅政歲飢民流敬及賑發全活

甚眾計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轉廣西布政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敬受督撫檄統眾征勦大致克捷觸險乘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官其子琦

李旻

字子陽成化間鄉試廷對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歷官坊上疏終養不許官至南京吏部侍郎長身修

髯才識高邁其學無所不窺善談議每發言如倒峽懸河四坐傾聽為司成時教範嚴肅家吳山下環堵蕭然不屑治家人業

洪鐘

字宣之成化進士授刑部命審處江福流賊歸言

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

東之程鄉皆流移雜揉習于鬪爭故易亂難治宜及

其平時多建社學以訓子弟銷兵器以詩書禮義馴

擾之為四川按察使蒞獄明敏犴無留繫遷副都御

史巡撫順天雲南貴州督漕兩淮皆著聲績掌南京

院事刑工二部尚書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

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出入洞庭轉掠

城邑川陝間遠近騷動播州楊宣慰兄弟讐殺流劫

重慶保寧皆運奇剿平朝廷七降璽書獎諭賜白金

麟服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乞歸章七上鐘狀貌

魁傑目光朗秀論議英發善計天下事卒謚襄惠

徐潭字汝容敏之子弘治進士歷官湖廣副使兵備辰

其人賂代事者竟得縱而潭反被深文名罷歸囊橐

蕭然居無華堂出無輿從性耿介好義赴親交之急

輒傾貲空匱弗渝也

陸溥

字原溥正德進士授職方主事累官陝西參政稱

難溥因事籌畫動中機要司馬卿倚如左右手疏

奏皆屬焉劉瑾之誅也連坐者不下數千人溥白于

上原之又覈京營諸兵馬素遽于豪右而懸其籍者

溥乃盡括之武廟南巡與諸省郎伏闕乞留不報世

宗登極詔復先朝諍臣賜俸一級淦有負固者溥出

奇兵掩擊之面縛數百人議以其地為峽

江縣赴陝西至靈寶卒年才四十有五

錢宏字可容正德進士授刑部累官憲副在山東久擒

災所全活萬人官至都御史督兵南贛建趙清獻文

信國二祠為人孝友歲租所入分逮姻族人高其義

貫仁和為荆府長史正德五年荆王䟽魯賢請增

秩四品劉瑾甚之矯奪魯官勒歸故郡瑾伏誅有

詔徵魯復用魯不應召遂終老于家無一畦尺椽之

胡世寧

字永清為昌化諸生家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留心世務弘治五年舉于鄉有司例給道里費

百金寧以浙右飢以其半留賑飢受五十金及舉進士為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直言條上十事出為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世寧訪接以禮不擾一錢翁然帖順檄創壺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納不數旬關成太平州李濬滔刑撓法莫敢詰也寧密受方畧龍英士知州趙元瑤擒濬來獻元瑤者濬外兄也先是土官世及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官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朔望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于朝土官大悅服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服闋北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世寧入城為州防守賊攻不能破去補寶慶知府清儉節約公廉有威藩府人不敢忤盡平其賦役寧度人有逆謀世寧上奏曰平賊之策惟勤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

倒施賊益無忌惟舊撫者不勦新叛者不撫再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則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最可憂者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從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毋得交私罔上徇情廢法該府更宜嚴戢官閣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故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賄權奸坐以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以絕言者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會寧乞休歸徧遣兇徒襲世寧索之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寧使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之逆而兩京言官並疏論救竟從末議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始起謫籍除湖廣按察使隨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聞羣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羣臣心欲効忠詞乃過激乞開釋消除以圖治安召為兵部左侍郎陳邊備二十五事尋以病乞改南京

吏部侍郎未幾擢南京工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召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言外寇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闕然皆無忠義之氣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士裔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特疏申論武畧人才二事上知其忠鯁促上任世寧議乘哈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邦閉關絕貢又上武備人才邊儲三事已而引疾力辭竟去逾年又召為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辭不起嘉靖九年九月端坐而逝贈少保謚端敏世寧樸壯才雄優于經濟澹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若懸河邵康僖稱其疾惡如讐善如已有以忠孝大節自矢

張瀚 字子文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即葺宋包齋公祠治廬一做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鹵簿都門詔遣司馬郎

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瀚聞報以募召遊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可壯二十之一得精銳八百人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焮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稔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累遷廣東四川福建叅政轉山西右轄尋除陝西左轄踰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瀚跋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水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飢民嘯聚當事者議勦瀚謂此屬迫于飢耳檄郡丞單車論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楊子亮等各擁眾數千瀚悉平之新鄭入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再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毅然以正百僚為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一時銓路為之清肅上愈重瀚考績加太子少保江陵喪

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為
 牘風瀚使留乞曹郎請覆議瀚若不諭其意者謂政
 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
 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已有詔切責謂瀚奉論不謹無
 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瀚獨撫膺太息曰
 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奉
 旨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
 君不敢負陛下辭歸與同郡縉紳年踰耆宿者二十
 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論者以為不減香山洛
 下云江陵敗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存問
 如令甲年八十四終計
 聞賜祭葬謚曰恭懿

金學曾

字子魯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內
 管庫鑰出權荆關俱以水蘖稱晉都水司郎中

治河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時江陵所
 飭學政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汰生徒皆
 務一切摧抑之術以為切磋磨礱道將在是而曾獨
 不以為然所頒教約首令講學曰學不講則師與弟

所崇何業其他如賑卹之周銓補之速凡所以休養
 士氣者無不至而于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無何
 而奪情之事起曾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為楚士先
 為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投劾歸而適有
 滇南叅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曾喟然
 曰吾固待此久矣即日歸築別業西湖之涘日奉封
 公杖履為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閩臬仍鐫
 秩為僉事其所司者則屯鹽也二法閩人至今賴之
 遷江右兵備副使時江右歉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
 往往以擒勦請其流民入城殍死巷陌者至不勝埋
 曾日夜含涕求所以散萑苻緩須臾死者乃榜諸衢
 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
 為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甲者即亂民亂民行
 且斬矣乃急趨令躬入里甲家喻而戶曉之差等其
 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勅他吏裹糧負錢以從而驗
 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不脛而遍一時之
 飢瘡塞亂者亦塞矣他巡道或議駢斬亂民八十人
 者曾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即以斬八十人聞上

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為也他巡道乃止量移湖廣布政司叅政湖南之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即發廩賑之次褫墨吏次誅豪蠹次告糴隣郡次講義倉積聚凡可以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績最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疲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驛騷曾乃簡戎器治餘艦練士補伍海備一新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塞置戍以遏其衝倭初至今急擊自是倭不敢輕犯閩未幾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餉請覈之疏明年代者為張御史應揚復疏申理始奉旨准銷而曾之深謀巨伐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一入里門即以韜身名教子弟回風俗明正學為事干牘不入公門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縷縷言之卒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高儀 字子象嘉靖進士二甲第一由庶吉士授編修官禮部尚書引疾歸加太子少保繼以前官召起教庶吉士侍太子講讀文華殿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一月卧病值莊廟大漸強起受遺命增劇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端儀凝重坦夷不為矯激行而風節凜然初入史館柄臣多方羅致儀獨抗顏不下乃久不調後來者皆躡其上儀處之燕如也及柄臣解政稍稍進用莊皇臨御郊見耕籍幸學諸大禮皆倚辦于儀建議二后不宜並附中官不得與朝議請復駙馬駟景和封爵釐大臣謚儀謝中貴請囑疏諫上南苑遊幸及選女採玉取光祿羨銀等事皆人所不敢言朝論偉之有一男子自南宮中門入口稱為孝烈后子眾相顧莫可誰何儀叱從吏收縛竟得其詐人以方雋不疑儀始生時父夢于肅愍公儀長益自負庶幾古社稷臣矣

許嶽 字子峻登嘉靖庚戌進士第釋褐工部主事歷郎中出理九江蘆政一清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備兵穎上時倭寇維揚揚非所轄地也當事以嶽才檄以戰守事嶽立至危城簡丁壯授甲登陴命老弱傳殮躬率戰士出奇破賊賊劬遁去而危城完先是城門晝閉民避寇至者號呼不得入嶽親立馬城門下闔

右而闢其左令民魚貫入入甫畢而賊至得免於鋒鏑者數萬計構誣謫汚陽州同知稍遷岳州府判岳城為江水所嚙築輒圯十餘年不就及獄董役圯如曩時獄呼天而泣曰三築不就請身葬江魚以謝百姓夜若有人語之者曰亟穿井城中以滙激湍城宜就獄如其言不踰時而城成治為三楚最轉荊州調德安同知補廣西柳州徭獍入犯懷遠戕殺官吏全粵震動時議募兵大勦峻乃奏記當事諸將旌以獄所上方畧進取屢戰屢捷賊大潰斬首二萬餘級功上天子嘉說欽賜帑金移梧州陞廣東按察司副使飭兵瓊崖瓊崖居海島中巒巒藜藿與人民錯居間乃狺突為患而大盜李茂者攻椎剽橫行閩廣間獄無予告者蓋異數也獄既歸築室西冷之側日嘯咏其中大吏造請至門不見亦不報卒年七十有一所著有朱陸同源道德解蒙莊卮言若干卷

孫繼魯

字道甫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魯已卯舉於鄉登

癸未姚涑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郎中擢守衛輝會歲蝗旱魯竭誠禱於天蝗害除而大雨隨應民以為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魯抗阻之遂搆疏於朝逮詔獄時執政者力護解得無事魯出弗謝遂調知貴之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陞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強藩斂戢尋陞山東按察使士民擁馬首不得去而宗藩百餘人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囊金眾愕然曰我高皇帝御宇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乃相率載酒追於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獷暴弗靖者悉置之法擢陝西右布政使晉提督雁門等處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文經武緯譽望重於一時會有西陲之役持論與總督不合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御史楊爵在獄中無楮具以破碗劃壁倡和百餘詩名破碗集知魯者以百口保之山西有宗藩抗疏救辯即前解裝肆挾者也魯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阱之不已竟疽發於背卒年僅五十朝野聞

而哀之還葬先塋之次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為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

吳玘 字汝瑩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人司行人父士寧三娶無子年五十有七始生玘為僉事飭兵嶺南蒐士卒立保伍明法令察盜所出入根披苗薈境以大寧連寇作督師征之殺降過當而清遠峽以險阻多盜發卒六百人鑿山三十里為梁二十有一舟用得挽以濟為副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什伍為綱紀約寇至共擊之私去為盜者眾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頓息縣吏嘗植柑分巡解中間遺玘玘曰此官物吾不可以私盡易錢輸之庫母周病痢割股肉和藥以進痛父以食芋邁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游四方必奉像櫛懸之祭則展拜以泣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年六十有三初玘之至嶺南也勤於其官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癘比為叅政會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

既疾革猶日命吏抱文書置榻前卧閱之故以羸卒

姚良弼 字夢賢父鉞有隱德江文昭為銘盛稱其孝義良弼舉嘉靖乙未進士授南刑部歷知岳州府

有廉幹聲監司邏士人素欲寄府藏不許怨之謫河南運同尋轉知惠州嶺海險阻盜不時起倡設縣議民賴以安已擢雲南憲副備兵曲靖平霑益東川亂有功柄臣責賂不得遂罷其官性廉介不問生產事異母兄甚恭撫子共食四十載幾無以殮

江鐸 字士振高祖叅政玘曾祖尚書瀾祖侍郎贈尚書曉父提學僉事圻也江氏世籍仁和至鐸為錢塘

諸生隆慶庚午舉于鄉萬曆甲戌成進士丁父艱服除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山西叅政備兵易水晉按察司當是時蜀有播人楊應龍之事滇楚騷動朝議偏界黔楚間思得才能重臣伏鉞鎮之遂擢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伐偏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時軍府創設兵食俱無所抵鐸慷慨疾驅

奮髯攘臂將以師期請鐸曰賊倚險阻以老我師勝則長驅不勝則伏叢箐中伺我怠則彼奮卒難圖也計惟以速勝之不盡薙將益張師次黃沙圍分軍為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圍卽奪苦作關進克趙生圍遂入三渡關乘勝及海龍圍海龍于諸險中為最賊負隅以拒王師是時暑雨山谷中多重嵐毒霧賊竄處無定而我師又以深入餉難繼為疑鐸曰賊可盡也而憂餉餉在于我乃改長運為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為轉運法前運未行後運已束載而待乃殉于師曰士不苦飢不用命有國法在榮親報主除暴驅殘係此舉矣士皆踴躍聽命援桴鼓之以六月六日奪青龍壘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是役也師不踰期食不淹久剪方張之寇除意外之憂天子下璽書慰勞而以母艱將告歸會皮林八洞諸蠻又起朝議以為梗日久勉留鐸以勝兵應之鐸薦梁方伯吳觀察以自代不可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

有險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于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賞給遂進沅州次靖州命大將陳璘以勁卒衝其中堅別奇兵縱火攻之一鼓破龍岩賴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入戰皆克之皮林蕩平詔班師而鐸遂以積勞成疾卒先是鐸為刑部主事掾吏重足不敢舞文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以盜告鐸探得其情立而責其僮曰限汝三日出帶不出帶汝死杖下已如期出錦衣帥獲盜七人當死鐸察其冤比輕律帥者江陵里人江陵為調旨法司不得異同鐸曰如此安用法司遂請歸鐸所至皆立聲跡而出鎮南兩年平兩大寇為最卒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世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世卿子六人內元禧子長俱世襲元禧子靖思廕任廣東翁源縣令

洪瞻祖

字詒孫號清遠太子太保鐘曾孫也萬曆戊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已為兵科給事中烏江當

貴播之界南岸則烏江關循江而下北屬播南屬貴水西稍侵界土總督王象乾責水西退出所侵地欲

以為功贍祖謂安氏二百年來與流官無異其兵則勇冠諸苗其人則懃而戀主其地則滇南門戶督臣何故爭之且沙溪撮土所爭幾何全播之間得不償失智者不為也神宗以兵科議是會延綏總兵麻承恩陳璘納賄兵部尚書有所改授贍祖疏劾本兵通賍私污廷議首輔沈一貫不能庇皆得罪去由是羣小側目中察典已補嘉定承久之擢南行人副由行人歷擢右都御史巡撫南贛時閩廣黠賊匿深箐中官軍多失利贍祖曰斯豈偏裨事哉檄諸郡兵分路合勦身歷蠻瘴中越贛渡汀冒矢石執桴鼓斬賊渠了婆等一千一百七十餘人煨員子山等三十餘巢奪還男婦牛馬器械無算四省合奏其功而贍祖已乞骸矣家居四十年卒子吉臣崇禎癸酉舉人吉暉萬曆戊午舉人早卒吉臣至

國朝為安德府推官

宋應昌

號桐岡方面紫髯目閃閃如電以進士守絳州未幾倭寇關白率六十六島之眾破朝鮮聲言

內犯京師戒嚴詔拜應昌兵部右侍郎經畧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兵食皆未備詔書督促日至應昌鑿空支吾不兩月部署出關會兵部尚書石星方議西討遣游擊沈惟敬往平壤宣諭要倭退兵平行長以冬月畏寒佯許退以老我師惟敬報命謁應昌應昌曰我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母以身試法即誓眾踏冰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應昌繫之軍中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平行長築飛樓鑿墻穴守牡丹峯相犄角應昌門其三門外布蒺藜火器齊發毒烟蔽空軍士攀附而上諸門盡破行長遁回王京行長之遁也大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驟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援兵復至倭始退是時王京聚倭號三千餘萬且當八道之中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應昌知王京城南有龍山倉朝鮮兵食所積以資倭倭必不退夜令死士以明火箭燒之十三座俱盡倭棄王京去遣兵追擊至南原又追及晉州倭乃遁還熊川西生浦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宮眷百餘人

斬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還故地二千五百餘里戰勝之後拊恤傷殘招歸脅從仍分前兵屯守太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堠善之宜甚備卽宿將不能易也

葛寅亮

字屺瞻萬曆庚子浙江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遷祠祭司郎中疏請修

拓黃觀方孝孺等祠讀書講學尋起備兵九江解守令貪污者印緩使之去漑田平糶所活以萬計時稅璫據湖口橫甚擾民亮廉得不法事捕治不少貸璫憾亮幾中以不測亮終不顧創匡山書院以祀陽明尋乞休痛切言之起福建某官濬河開閘日多行泥淖中指畫廣狹淺深河成稱葛公河尋遷本省學政秉公矢慎一如督楚學政時陞南北壘卿典山西試搜采英奇晉文爲之一變陞通政使大理寺卿少司農卒年七十七亮貌不踰中人雙眸炯然聲洪濂隅峻整抗論不回居官五十年強半家居廳事前不容旋馬當事造請未常干以私于地方利弊知無不言談經講藝汲引人才惟日不足所著有湖南講行世

易繫詞講治安策仕學錄造適集莞爾集藏

於家孫持欽表欽表欽中順治甲午舉人

錢受益

字謙之武肅後裔天啟甲子舉于鄉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主湖廣試擢宮諭

晉宮詹受益少自修飭工制舉業自讀書中秘後益醇謹簡默退朝之暇間取國家掌故反復研究思勒成一書主楚試稱得人一夕入朝病不能言同官吳太冲躬掖之出朝門輿歸邸舍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財孤孱弱幾不能自立太冲爲草疏言官官受益歷事兩朝最承隆遇孤身子立清廉自矢宜有帷蓋以慰幽冥并爲其孤泰彙上疏訟之事聞贈禮部右侍郎

傅佩

字朝鳴號虛巖嘉靖乙未進士爲興化令興化斥鹵煮海軍民雜錯而軍與鹽之家于市井者九奪

民田民逋租逝去珮曰吾爲之令而民倒懸不如無令三疏陳列極言流離無告狀上是之還其所攘政成召拜兵科給事中有頃上念豐沛思還省藩邸擇可與朝議推珮明年駕幸承天佩扈從武定侯怙寵

驕恣不可法佩上書言勲胄放辟無人臣禮非國家
福請亟罷之忤旨奪職還里珮為人抗直議論烈烈
無少媿媿態家居二十年莊皇
即位詔進太常少卿致仕卒

錢有聲

字式韋甫生時父華已登第官儀部有聲少隨
宦習知朝家掌故及藩使往來儀注後天啟辛

酉貢于鄉官鴻臚丞長身玉立風度挺然每大朝會
公卿多倚為表式會璫燄日熾從兄大學士文貞公
諷臺省交章不報旋引疾有聲毅然曰兄師臣體應
爾予末僚何憚斥言連詣登聞上疏皆留中遂決策
拂衣懷宗即位詔起有聲充冊藩使賜一品服晉秩
鴻臚少卿歷海嶠還奏稱職尋黨局焚起有聲一無
所麗以母老乞歸生平氣節自命居鄉嶽嶽惟日與
湯煥明綱為翰墨交他無預焉士論躉之

國朝康熙年以孫驛官恭遇

萬壽覃恩加贈正二品驃騎將軍

楊廷槐

字祖植號元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仕得浮
梁縣其民多治陶為業大吏徵佳寗輒拒之邑

多盜槐捕治不遺餘力擢比部郎值妖書楚獄相繼
起槐持論侃侃保全甚多分校禮闈稱得士以僉事
備兵閩海有洋販勾外番者立置之法海氛頓息會
廉公者中以計典左遷蹇判量移南比部調禮曹出
備兵徐淮首闢駱馬河達漕艘以避呂梁諸溜議遷
徐州雲山改州為府條上六宜改十不容不改之議
沛邑焚劫一檄解散尋調天津時監漕李明道以璫
勢恣橫槐悉按治明道大不堪乃指糧凍誣劾槐上
疏自理竟削籍歸由是直聲著于朝野崇禎初起復
原職時睢寧被水槐亟築堤停課歷陽復為壯縣調
叅江西尋陞湖廣按察使槐遂致仕家居種蔬輯圃
不事干謁遇地方大利病如論積貯議救荒維士風
皆媿媿數千言上之大吏
卓乎可傳見王思任墓志

國朝

姜圖南

字滙思號真源以山陰貫中崇禎壬午順天舉
人國朝順治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旋出為

御史茶馬關隴鹽漕淮海皆嶽嶽著名已轉外臺巡
 江右河南不得行其志而卒圖南性豪邁重然諾愛
 賓客所至車馬輻輳其為御史也所至釐奸剔弊民
 獲更生巡關隴吳三桂為平西王驕恣不法圖南廉
 得其狀露章奏之力言尾大不掉恐為異日患三桂
 氣索大將以下咸惕息至門謝過萬里之外知有朝
 廷圖南力也為忌者所中轉外臺上司多挾貴陵折
 之圖南不肯屈下遂病告歸未幾卒圖南詩古文詞
 縱橫自喜高簡傑異似其為人客堂諸集行於
 世晚復悔而焚之圖南死子窮困幾不能自振然言
 順治時言官未
 有過於圖南者

胡亶

字保林號勵齋仁和人明洪武中始祖以軍功授
 世職調仁和右衛已籍錢塘順治丙戌舉於鄉已

丑成進士選庶常授編修

世祖章皇帝特簡詞臣才望素著者任監司乃出亶為江
 南布政司叅議備兵常鎮亶下車聞駐防某某為巨
 憝當路莫敢問亶盡得其奸惡狀具論治如法江盜

起株連不已捕使按籍鈎索亶曰亡命之口害及無
 臺與緩須臾死耳堅不肯發或危言中亶亶曰殺人
 媚人吾不為也卒力白之已亥海寇人犯亶屏騶從
 佩弓韉力保危城海賊遁去召入為鴻臚寺卿踰年
 進通政司右通政後以弟襄病逝遂援獨子例乞養
 不復起亶持身嚴正居鄉不以十牘干官府邑有利
 弊即竭力爭之事父母以孝聞撫姑姪女如已子與
 張恭人白首相莊室無妾媵絕他嗜好惟經史自娛
 於夫官尤精核卒之日母太夫人尚在無他語
 惟握母手以遽離子舍為恨纔年五十有七

項景襄

字去浮號眉山先世汴人徙杭居錢塘江許順
 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乙未廷對改庶吉

士補檢討已陞侍讀侍講學士左右少詹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陞兵部右侍郎而卒景襄為人長身皙
 面儀觀偉然及為翰林日夜淬礪屏棄嗜好究心掌
 故屢沐

兩朝恩寵及入內閣叅贊密勿及副兵樞教然有為時悻
 燧雖息而瘡痍未平凡國家有大建置定謀決策天

下想望其丰來已未夏刑部上疏請改五流之例應徙邊者無論遠近戍烏喇烏喇去遼陽萬里苦寒無人之地

上下其議景襄力爭曰五流非死法也今戍烏喇即無生

理豈

聖天子事耶

廷議不從是年京師地震有

詔修省景襄又言烏喇事九卿仍執前議景襄復言不可

謂絞罪止及其身今不分子弟同居畢徙之主是議

者其無後乎卒從景襄言山東瀕海多捕魚為業東

撫議凡駕大航出洋者罪以通海景襄曰山東與內

海不同江浙海寬無礁易泊山東一望滄茫無艤舟

地且經奉

旨沿海一帶許民捕捉船許容二百石海船非蓬桅不可

行今好吏舞文以此羅織愚民僅博衣食而乃設陷

阱殺之十由是皆免且定為例時聽競贖難民或有

以病棄中途者親屬以為請有司勿敢從咨兵部景

奭日旋師葉一經申部動延月日其人已死矣自

今令地方管查明發還不必申部至如温合百姓三

十九家來景贖其子女既有印給是良民即宜放還

不當取其身價又從其言景襄遇事敢言有大臣風

節適以疾卒

朝廷歎息以不盡其用為恨命大臣馳賜乳酒及祭景襄

素知人能得士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文行兼優之士景襄疏四人

杭處士應撝謙關中李應篤尤知名

嚴沆

字子餐號顯亭明太常卿大紀孫贈侍郎武順子也自為諸生已著各及順洽乙未成進士為庶常

世祖章皇帝輒賞之遷兵吏二科給事中擢刑科都給事

中凡詰戎飭吏理餉詳刑重選學臣申飭夫役請撥

實在以給軍需明立限期以核關差至慎刑獄則請

明法司職賞定憲章則請刊會典成書其疏鑿鑿可

行

朝廷多採用之協理京察值秋審贊議平反多所寬者請

假復補吏科都給事今

上即位沈又請解有司被參之任杜督撫委卸之端銓部

之陞轉不應概同五部職官之遷授不便在籍候覲
至大僚之宜澄清蒲漢之宜畫一尤三致意焉補大
僕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五旬三遷人皆以為榮一年擢總
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時滇黔叛逆以糧餉為民命所
關悉心籌畫遂得疾卒

上聞嘆悼賜祭葬沉性至孝友以贈公早卒事母江太夫
人色養備至所築臯園寓臯魚之意也弟渤早卒終
身念之待同祖兄弟如同懷待猶子如子少時馳譽
所交皆耆舊英傑喪亂以後奔走凋零咸依以為命
家素貧後貴所得俸錢宗黨之外盡以周給朋友主
考山東所拔皆奇士齊魯間稱得人子曾渠用辰進
士官至都御
史另有傳

顧豹文

字季蔚號且菴孝子大觀仲子少以才名稱讀
書繼言能記他生之所習遂受知於學使者劉
公鱗長補博士弟子申酉之交四方多事絕意進取
興朝定鼎遂復學順治甲午舉於鄉乙未舉進士除河南

汝寧府真陽知縣河南經流賊蹂躪人民流亡他所
真陽城僅彈丸殘壁廢壘蒿長十丈豹文慨然曰是
豈不足為政耶招流亡慰疾苦民稍稍集初慮囚釋
其輕繫者數十人有重罪二人豹文欲為平反吏持
牘爭曰是不可赦豹文駭然曰視爰書囚固當死然
新朝除亂已與四海更始何成案之有遂立釋之真陽既

多逃亡鹽引不行商販裹足豹文於津亭水口各立
鹽肆以招徠之仍定其值不許抑配民以為便邑故
無學宮儒官寄居民舍乃建學宮立先聖先賢位命
學者朝夕游焉邑為黃叔度故里又建叔度祠率諸
生拜之曰此邑中表率也諸君獨不能為繼起者乎
邑士故粗獷稍稍信服乃設文會羅諸生殿最之徐
語之曰士當為民倡今胥吏輒云積欠由青衿所致
諸君獨不自愛乎諸生成唯唯當是時汝寧循良吏
首推豹文初至真陽戶不滿數千期年戶乃盈萬

詔取循良豹文與焉抵京
章皇帝召見行取諸臣於西苑試論策諸臣以次進對閱
豹文名曰好好科道係耳目官今得其人矣遂以是

日擢臺班第一疏稱五刑之輕全家繫縲宜廣上天
好生之心罪止本身豁其連坐又疏稱七十以上十
五以下概從周內實可矜憐伏乞原情定律使無知
老幼得遂生成則天下咸知

天子之仁又疏稱發旗各犯開令收贖又疏言鹽法壅滯
宜明勅地方計口定額度道里遠近以酌食鹽之便
否豹文切直敢言時時上疏言事疏上或當

聖意

即行或未即行已而竟行巡視東城豹文為人疆力
善剗割為御史發奸摘伏應機而得三輔畏其神明
莫敢犯法尋出巡湖北察郎襄川蜀諸賊多竄伏谿
谷穿穴數省乃圖其出入諸徑求其要領所在在在
嚴營堡逼其巢穴賊始不得滋蔓疏捐漢安荆襄鄖
等州縣未完錢糧以及無征額課民困始蘓又察湖
北水利莫要於安陸有蘆洲口堤陞久圯潛汚歷年
被滄豹文言安陸水患一弭則荆漢等郡之承其下
者免淪溺矣遂督州縣刻期竣役湖堤屹然首尾完
善豹文之力為多云又題免所屬災傷建義倉一百
四十餘所值大計豹文以勸懲大典當以賢不肖優

劣為斷近日掛名白簡多以微官無氣力者塞責近
如左轄某以文章見推而短經濟監司某以勲貴見
用而乏幹才皆露章罷其官巡視則陽城巨寇又平
楚豫交之邪教竊發者斬李龍鳳劉福等於市而赦
其無識誘脅者賊遂以平豹文為政皆以精明強固
之才寓寬大和平之用故吏民始憚其嚴而終懷其
德未幾撤巡按

旨下聞

命即抵京師旋以省覲告假歸里居兩年再入臺班參撫
臣三人皆服其公不敢怨遭內外艱引病乞休時年
僅四十有九既營父母宅兆得城北故葛氏廢圃乃
芟薙荒穢建小樓樹叢木間與二三老友嘯傲徜徉
商畧經史名曰願圃家居幾二十年登眺湖山觴咏
泉石追日蘓之遺風舉洛社耆英之故事未有如豹
文行樂之久者性節儉一裘一葛率以為常盤餐適
口而止自歸田後未嘗一出里門貴顯有折簡來招
者終不往喜聞人善於後進才人吹噓獎借必欲使
伸眉睫乃已戊午春

天子詔求博學鴻儒才行兼優者備顧問大臣交疏之以老疾辭患噎屏去藥物曰吾病已成非草木金石所能救疾革自作誌銘銘曰物必趨於盡兮理固然也曰舍故而就新兮吾無以與乎其間也惟委順而遷化兮斯今古才不才之所共安也銘者誰顧子某自言也其曠達又如此蓋卒年七十有五

趙吉士

字天羽號恒夫以仁籍登順治辛卯鄉薦貌魁梧奇偉筮仕山西之交城縣縣居萬山中連綿千里地僻而險明末羣盜盤踞其中吉士至縣即閱武於郭南申明保甲團練之法潛相蹊徑險易尋奉檄進勦先九日置酒張樂於城隅越宿復邀賓從剪燭賦詩密誠司更者促籌於子刻五鼓起送客出郭即疾行四十里饗士卒於水泉灘別為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先後獲魁渠數十人餘黨盡降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開高離山通水道出龍門溉田十萬四千餘頃治邑五載凡修學宮建譙樓立義倉設書院修縣志次第具舉又罰贖令種柳於清源文水間東西延袤四十里夾道垂蔭

行人忘暑號曰趙公柳去官後從祀名宦巡撫上其績徵入為戶部郎旋權關揚州釐革積弊行旅懽呼任滿還部奉監督倉糧充會典纂修官又編輯鹽漕二書

授戶科給事中慷慨直言疏凡數十上俱載奏議中既而

銜

命勘河凡地形水勢堤閘民情疾苦條晰無遺上霽顏聽之無何以籍貫註誤降補國子監學正遂寓隱於宣武門之西曰寄園以著述終老有奏疏序論書記十二卷交山平寇四卷音韻正訛四卷詩詞共數十卷年七十九而卒子三人景從仕至濟寧道景行舉順天丁卯鄉試補中書性至孝仕三月即告歸奉母於西湖之濱孫十六人繼抃成巳丑進士

盧琦

字景韓父之斌贈如琦官斌卒時琦方五歲母劉齒藥茹荼辛勤撫育琦少穎悟絕倫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庚子登賢書丁未中會魁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編修請告歸養優游里門者五年寅卯間三

潘變亂母劉促之入都曰
至尊宵旰非臣子偃息時也入都補原官旋陞右諭德丙
辰分校禮闈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歷遷左諭德左右
庶子侍講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

日講起居注官纂修
實錄明史 皇輿表繼修

政治典訓
平定方畧充總裁官琦學問淵博文章典雅尤精史學朝

章國典熟悉周知詞林推為領袖辦事勤凡所分纂
常先他人而成天性恬靜一切營求奔競之事皆恥

為之凡有遷擢安於循資平進
天子屬意嚮用丁卯春特擢內閣學士既入綸扉感荷

特達之知精白一心叅贊密勿知無不言門無雜賓應酬
竿牘一切屏絕公望翕然會前所奉大吏某被劾牽

連落職琦不自明單車歸里時年五十有三遂絕意
仕途惟朝夕定省娛侍其親不須吏離側與其子弘

熹等講說經史訓課藝文嚴飭僮僕不預戶外毫髮
事足跡不至公庭門生故舊有在要路者未嘗通一

札

聖駕南巡琦迎

鑾至無錫

上曰朕多年不見盧琦可上前來琦俯伏陳謝

上甚悅隨

駕來杭召至

行宮賜食賜

御書常曰

聖主如天之恩無可酬報惟望後人世守清白無忘

國恩而已執母喪哀毀盡禮每遇忌辰悽愴竟日待其兄

親愛兄璉歿於任所通累甚多為之極力經營父執

友王羽臣三喪未舉竭力助之琦性恭潔不取世資

故官登三品而家產不踰中人粗

衣菲食處之泰然年七十二卒

高士奇

字澹人號江村世為浙之餘姚人曾祖見靈祖

郡博士弟子入太學為國子生釋褐詹事府錄事改

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左右春坊左

右庶子再遷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陞侍讀學士歷詹事府正詹事而以春官卿終於家初士奇在太學以書法應詔試第一試詩賦復第一供奉翰林院久之

上察公忠誠召入講經殿中士奇每進講輒敷陳大義附以啟沃自是屢承命入直大內賜第苑西士奇自以不世知遇事

上益謹上亦益鑒士奇忠謂可大用時上留意翰墨天文有作必命賡和輒拜手立成於是上思文學侍從之臣得盡如士奇者以備顧問遂詔

舉博學宏詞時士奇直南書房矣更應制以詩文獻當是時試者二百餘人擢官翰林者五十人皆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選士奇獨承殊恩賜宴太液

池士奇為人英敏擅經世才及臨事乃更祇懼貌謹厚言無文飾直陳肺肝故凡進對多蒙

上可退未嘗言所言於上者人或問之必曰

上聰明神聖事皆先知非小臣愚昧所敢叅末議也且吾

起居注以文學進講讀外不知其他及纂輯

重大特以旌爾忠於是天下知士奇之有所言於上特未嘗出而言於人耳士奇在館職講易講史記漢書

春秋左傳而所撰次者本朝聖德神功碑大清一統志政治典訓諸書高文典

冊多所參定其在外則出古北口出喜峯口至大烏喇虞村望祀長白山輕裘騎從日數百里率以為常

及駕西征東巡河上南至於江浙皆以士奇從由是忌者

因論他事蜚語連及亟請歸上察其忠不許請之力乃許之既歸念士奇不置歲有詔

月有賜其明年遣使臨問其明年上幸浙道出西溪幸山莊共賦詩其明年賜御製詩有故人久別之句士奇跪讀捧泣已而詔入朝

士奇至天顏有喜命居舊所賜苑西第其明年奉

命居舊所賜苑西第其明年奉

駕親征噶爾丹士奇旦夕蒞事不稍懈師還道陳母病乞終養

上為惻然改容抵京師疏入可其奏未幾即家陞禮部侍郎後二年車駕時巡士奇扈

宴淵鑿齋 蹕入都 詔入暢春苑翌日辭歸賜上手酌卮酒飲士奇士奇感始終遭遇之隆至於泣下

上慰勞再三賜 御製詩寵行而士奇望闕思親之情不勝眷戀道得疾遂不起遺表聞

上為哀悼 詔尙衣監臨其喪賜金八百兩祭葬皆踰常典士奇博通經史尤長於著述所著書若講筵緒餘春秋講義毛詩集解左傳紀事春秋地名列國君臣姓氏考天祿識餘金鰲退食筆記隨

駕所至有東西扈從日錄塞北小鈔登岱恭紀松亭行紀退食當湖有北墅抱甕錄江村銷夏錄歲時彙編柘西閒居讀書筆記所撰詩文有隨輦城北苑西歸田獨旦清吟竹窻諸集共數十種計不下三百卷自入

直訖家居前後拜賜予靡間歲月

御書卷軸共若干有曰忠孝節義有曰忠孝存誠有曰萊衣畫錦有曰簡靜有曰清吟堂至所賜服御珍饌藥餌等不可勝載其母夫人俞年七十餘

上屢賜存問賜藥物 詔其子翰林院庶吉士與即家食編修俸奉其祖母尤異數也戊子

南巡賜謚文恪 上為親書卒年五十有九

汪霽 字朝采號東川父樸縵幼而穎悟童時讀書數行俱下一再過終身不忘十歲為文操筆立就才氣

橫溢不可一世為童子試冠軍是年即受知學使者補錢塘學生年二十授徒里塾家素貧無一畝之田食指數百米鹽凌雜皆藉館穀以給饗殮壬子歲以第三人中式丙辰會試登進士第起家行人司行人

戊午

上命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詞沈公荃以霽應

詔已未春 召赴體仁閣下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

欽定一等第四名蒙

恩改官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霽分纂志傳二十餘辛酉
典試陝西時同考多高年者閱卷不盡悉自取閱之
闡讀四千餘無一遺者榜發皆孤寒知名士甲子秋
遷右春坊贊善霽俸次居後以原銜充
日講官起居注戊辰三月

殿試讀卷霽適侍直時諸大臣皆以高年目昏燈下不能
雜誦

上顧霽命至案前以次讀畢音節宏亮舉止舒徐
天顏有霽隨舉試卷中甸稍縣都黨庠術序為問霽悉舉

以對隨獲學問優長之目越數日
上御門事畢

諭霽且留從容問家世及科第甚詳
上笑曰是沈荃所取士乎又詢父母存歿霽以父母俱存
年皆七十餘對已巳春

上省方南巡江浙霽以講官扈從在途蠲免錢糧及一切
上諭多出霽撰擬

駕至杭甫駐蹕即命霽到家省親且令佳家中三日再赴

行宮辦事扈從還京值會推祭酒引見遂蒙超擢太
學陋規盡革除之其在成均以弘獎風流為任季有
試月有課甲乙不稍假時

上右文所開書局甚多
上以霽文學素優

命總理通鑑綱目講義進呈輒蒙
獎賞明年遭父母喪廬於墓次謝絕人事哭泣哀毀三年
如一日經營窳窳盡哀盡禮庚辰

上召詞臣至澹寧居試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賜霽

御書臨董帖字一幅癸未秋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隨轉
侍讀學士甲申春奉

旨以原銜充 日講官起居注纂輯
方畧不數月成書六卷進呈稱

旨陞詹事府詹事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兼管詹
事事

召赴西暖閣甫就跪

上即命坐曰欲與爾言甚多恐爾不能久跪可就坐

顧問移時始出乙酉春

上南巡大臣皆扈從在閣辦事者止霖一人後大學士吳

公典以病不視事擬票無人

行在既遠啟奏往返動須旬日恐誤三日封本之期閣中

票墨批硃皆出一手同列皆嘆服以為才大不可及

也編纂佩文韻府成陞授戶部右侍郎郎

諭仍兼正詹旋

命纂輯佩文齋歷代詠物詩戶部素稱脂膏之地霖一塵

不少染指所親有笑其迂者曰公雖不取適以飽奸

胥之橐耳霖正色謂之曰吾受

聖主殊恩愧無尺寸之效可以仰答高厚所以潔已者非

為立名地祇期不負

君父不慚衾影此外非所計也八月主順天鄉試入棘後

與副主考贊善姚公某焚香告天誓以精白虛公不

負任使至意晝夜閱卷目不交睫者幾一月榜發論

者謂其明且公與主奉試時無以異而得士之盛過

之次年

殿試讀卷時

上語諸大臣曰汪霖學問甚優去年鄉試賄賂請託朕可

信其必無丙戌捷春官者三十人今已丑復得二十

二人榜首戴名世及一甲第二三人皆是科所得士

也歸田後杜門掃軌不與戶外事惟日課子姪讀書

或遇春秋佳日乘輿出遊兩峯三竺間把酒賦詩悠

然自得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丁亥疾作彌留之際

但云

國恩未報無一語及家事卒年六十有六霖軀幹豐偉音

吐宏暢性伉爽與人交不設城府然和藹近人雖處

貴顯不立崖岸人以是樂親之其弟之子成祺正祺

性孝友善讀書工詞翰霖嘗稱之曰

此吾家玉樹也相繼早卒時論惜之

裘克美

字大文號敬亭儀觀秀偉少有文譽第丙辰進士由中書考選御史居官清介有風節巡視兩

淮鹽漕兩淮數嵯差第一不必脂韋而循例取贏動

輒數十萬計人共艷羨之克美至盡革陋規不名一

錢商人德之家故饒貲父居京師擅陶猗名而克美

刻苦澹泊矢操冰蘖禁餽遺絕宴會蕭然一室凡供

帳飲食豪奢之具揮斥迨盡時新立湖口關往來商賈困焉充美力言不可請徹之權使齟齬共相奏揭卒罷官去自登第歷官廢其先人遺業後人遷居吳門子巖生北直武清知縣

凌紹雯

字子文號止堂本仁和亦徙錢塘父克充博學多文醇謹誠篤隱居教授紹雯生而穎異甫三

歲母朱口授毛詩便能成誦稍長貧不能延師父親授四子六經進解大義無不領悟後受徒教學肆力於子史秦漢唐宋大家之文窮流泝源士羣推領袖焉丁巳登賢書計偕北上貧不能歸遂館京師戊辰

捷南宮

殿試時能以

國書對策

上閱卷嘉獎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二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

三朝國史明史纂修官教習庶吉士陞國子監司業仍充

纂修官共校

平定沙漠方畧已卯主考四川閱卷公慎陞左春坊左中

允充

日講官起居注

上顧近侍曰此漢人中第一人也乙酉復典陝西正主考

校閱更嚴於在蜀時復

命

上問秦中吏民年歲豐熟穀價幾何一一奏對又問此差

至秦中地方官曾有饋送否紹雯奏言除途中費用

約有千金

上曰寒士得千金可以數年支用矣謝

恩出陞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陞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掌

坊事屢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仍充

口講官起居注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紹雯為人清介自

守自庶常以至閣學不攜家累至都止寓居翰林院

官署所乘止一羸馬老僕三四人衣服浣濯者數十

年不忍棄飲食菲薄自甘不妄交遊閉戶讀古人書

兼授二三生徒性嚴毅寡言笑不輕然諾燕居危坐

一室臨事介然不惑年七十一卒於官卹典

欽賜諭祭馳驛歸里門鄉里榮之

傅感丁

字雨臣號約齋戊子舉於鄉公車北行夜見一金燈前導同行者異之壬辰登進士授德安理

刑用薦擢監察御史歷刑科都給事疏劾江撫淮運

河藩諸大吏論部臣議本以言官數千百言之章僅

徂於無庸議三字阻敢言之氣又論銓政當先科目

論教習尚嚴冒濫論督撫薦舉當首清廉而次才能

論催科之猛皆碍於考成驛地之騷因疲於差撥凡

所建言俱褒納出巡河東鹽政歸日惟琴書蕭然而

已歷太常大理僉都通政

上念其為言官時有直聲特授副都御史尋以母喪歸籍

遂決意終老於鄉優游林泉者數年卒平生著述有

易傳纂義古史集要古文彙編群刑輯要舒嘯軒詩

楊鼐

字靖調號西巖順治乙未進士授大名府推官蒞

世祖章皇帝廉其才行取授戶科給事中

今上登極念邊郡軍旅疾苦乃以鼐充頒

詔官時西川初開撥秦兵鎮守并遷其家屬以實其地秦

兵甚苦之鼐至寧夏遂上言西川自憲賊屠戮後于

里無生人今以戍守之兵令其拋室廬挈妻子以填

虎狼之窟此非徒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制

迭相轉調於法為便疏上

詔從之改吏科例陞京職需次間

上特命以京卿俸管禮科事陞鴻臚卿尋轉通政使母老

以終養得請既而母卒服闋復具疏陳衰老自是杜

門却掃足跡不入公府坐卧一小室嘗曰人生幾何

東墻之陰寸移寸減良可惜也巡撫遂寧張鵬翮夜

詣其居見門巷蕭然僅一小童支戶鼐雖

致身通顯猶不改儒生之素焉卒年八十

柴望

字秩于號雲巖生而岐嶷年甫弱冠即聯捷兩闈

王師四征過其邑者芻糧夫役部署咸當大同姜帥之叛

河北震動望獨登陴固守城賴以全會豫省議開屯

田撫軍以望賢能授彰衛懷三郡同知尋遷守江南

池州其地瀕江多盜望廉獲渠魁置之於法其他大

家富室盜誣入籍者悉取焚之有巡按衛屬望誣列

石埭令罪狀望堅不從衛怒指為狗庇部議鑄一級

去任尋補福建運同力除藩商之害政者已而陞貴州貴陽軍民知府適水西四郡苗民新闢往往出為民害望立馬開諭莫不羅拜稱神君會艱歸服闋補山東萊州守除豪惡釋無辜賑飢荒興學校懾強將清墾田善政纍纍萊人感德及備兵甘山總理兵馬錢穀外嘗以機事往來萬里振武將軍孫公極倚重焉未幾觀察湖南滯獄一空遇有矜疑即竟夕不寐為囚求生既晉粵東方伯夙夜勵精奸胥斂手復揭溺職守令數人屬員為之振攝且開書院以弘文教嚴舟戶以塞盜源立法皆足為世師比以撫藩交接儀注不合決志投簪歸里後惟與親知嘯傲湖山怡情詩酒卒年七十有三葬邑大青嶺之陽子謙御史孫載庸乙酉舉餘皆明經文學能世其家

錢肇修

字石臣號杏山少孤奉母至孝學問淵博工詩年四十遊燕

輦下公卿皆折節與交登辛未科進士授河南洛陽令七載潔已愛民用薦行取出郭門百姓攀轅送者數十

里擢監察御史條奏積貯分建倉廩備陳錢法指參貪墨為國家興利除害丰采卓卓巡視北城治獄多平反嚴懲奸猾不少寬假有優人倚勢豪橫當路側目肇修挺然執法顯貴胆懾直聲大振平居性恬淡不治生產公餘輒讀書著有前後出塞詩鈔棗園詩餘千里樓稿舟中襍咏諸集妻林以寧字亞清進士綸女亦工詩方宰河陽日衙齋蕭散薰爐茗椀則夫婦唱酬為士林佳話有鳳簫樓集

王益朋

號鶴山初名聘領辛卯科鄉薦尋改名登乙未科進士時

世祖章皇帝臨軒策士朋對策洽聖意擢二甲第一人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戶科給事

中遷兵科密疏劾閩鎮馬俊寶逆狀請檻車致

闕下後俊寶以叛服誅朝士皆稱其能首發奸宄歷兵吏

二科朋在諫垣最久言論卓然有黃門奏議轉京卿

會丁父喪服闋以病請告家居者數年復入都補太

僕寺少卿一夕與客談笑間忽疾作而殞身後棺衾

俱不能辦其立朝清介可知矣方朋為諸生時讀書

海昌偶道出臨平夢身幻龍螭騰躍雲雷與史載李衛公行雨事畧同固知其非常人也

邵遠平

號戒山初襲舅氏吳姓名遠登康熙甲辰科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散館後改戶部主事奉

命督漕運充國史纂修官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壬子順天同考一時名人咸出其門轉

戶部正郎除江西提學修葺白鹿書院大典文教各

郡皆有碑記時滇逆煽亂軍興旁午遠以儒臣兼理

軍芻其才大有過人者內擢光祿寺少卿舉博學宏

詞科仍授翰林侍讀與修明史辛酉典試廣東陞春

坊庶子充

日講起居注官轉翰林侍講學士陞少詹事侍講學士與

修

大清一統志尋致仕歸遠高祖經邦仕明世宗朝抗疏議

大禮廷杖謫戍子康生上書訟父寃得還職時稱忠

孝萃于一門經邦子戍所著弘道弘簡弘藝三錄遠

歸田後息影湖庄杜門絕客著續弘簡錄四十二卷

晚年著述甚富自作年譜畧叙出處數大事尤篤族

誼宦歸日出千金予族人置腴田以供祭祀鄉人皆稱之遠屢典文柄再入承明迴翔翰苑數十年時人方之馬融張華

今上賜

御書蓬觀二字稱其職也四子錫蔭錫榮錫章錫光並有

文名章光同登進士武林舊族代有聞人邵氏稱極

盛

云

顧祖榮

字山容號復齋為甲午舉人蒲縣令鼎銓之子登癸丑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留館授編修

丙辰校士禮闈稱得士歷春坊贊善遷講讀奉

命修平定方畧一統志唐類函諸書加講讀學士轉詹事

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榮歷踐清班居京邸門不

施箔以蘆席蔽風雨每食蒸豆一器飯一盃而已性

至孝雙親在里累欲請告終以父命而止聞母喪徒

跣行國門哭泣感動行路終以哀毀致病卒有遺疏

云八十老父未遂終養君親兩負死有遺憾聞者傷

之榮善讀書精西銘皇極之學目披手抄終身不倦

書法其餘爭也子寧
繩已卯與人有文名

嚴曾渠

字方貽號獲菴戶部倉場侍郎沆之子曾渠少
隨父任入太學登丁酉科鄉試甲辰成進士授

翰林院庶吉士改廣西道監察御史歷臺諫二十四
年不茹不吐多所建白每章疏入內外悉畏憚之有
伶人某冒籍入貲銓選得知縣曾渠以縣令民之父
母不可以梨園恣睢民上特疏極言而某方倚藉權
要左右代為彌縫曾渠幾蹈奏事不實之罪賴

主上聖明廉得其事立罷斥某而嘉其風節累官至通政
使時湖廣督撫相叅許下部議巡撫再呈疏辨曾渠
以封疆大臣不能同寅協恭今已發部議宜靜候處
分而乃更相訐訟不聽上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先是
父沆莅此職曾渠復踐其位談者以為自明迄今父
子相繼為之者僅兩見而已尋奉使祭北嶽山右
民挾持官吏擁馬首持狀呼籲曾渠為宣
朝廷威德諭所司加意撫綏民乃服晉官兵部侍郎而卒
累籍貴仕而家無私積其汲引人才推獎後進唯恐

不及以故俸祿所入多不給而數典朝服會親朋桑
杯瓦器飲酒賦詩意豁如也卒之日柩不能歸僚友
故吏下至貧胥賤卒皆涕泣
致喪賻或典質以辦生芻者

裴充珮

字次章壬子科順天鄉試副榜歷仕至光祿寺
卿珮在諫垣日奏牘最多皆切中機宜如論六

部曹郎各有專責預定截取之法使朝無曠職如論
錢法嘗清鑄私之源而行使之人不當從重擬在刑
科尤審慎詳明凡有陳奏

上必允行
御試瀛臺直陳時事

欽定第一本

命典祀南鎮挈法書名繪以行所過江山勝蹟著為

題詠珮以政事兼能文章卒之日朝野惜之

翁祖望

字渭公少從學於舅氏梁國成之門國初聞
科即與國成同魁浙榜已丑成進士初授內府

中書舍人邀

覃恩封及其父大椿望遂賫軸假省適有司禮延賓飲錦

衣環侍鄉閭稱榮旋起拜監察御史巡視宣大有武
紳素橫不法凡省方者至多陰為其所脅望獨毅不
為惕甫下車即首疏以劾朝野震悚然卒以此失左
右歡政成量授為文選主政銓次肅清久之調考功
員外郎同時皆早居顯要而望猶頭白為郎不勝馮
唐之感遂乞歸里家居杜門惟日課弟姪讀書以毋
墮家聲雍睦之風至今為世矜式有二子長必
達歷官郡丞所至有能聲次必遂秉鐸象山

龔佳育

字祖錫號介岑起家龍驤衛經歷知安定縣用
薦入為戶部主事歷兵部正郎遷山東按察司

僉事分巡通永以政績聞特擢江南布政使內遷太
常卿改光祿卿育歷中外數十年並居錢穀要地而
育以清介著游京鄉才二年

朝廷方欲大用育亦願盡瘁以答

主知乃竟以勤勞卒朝野咸稔其才而猶惜其才之未盡
展也育為令清逋賦在戶曹豁浮糧任通永日除紅
斛重稅抑伶人驕橫立執詐勅預捍強兵及治江南
財賦墾田至三十六萬餘畝百世享其成而萬姓蒙

其惠所謂

國家收用人之效者育不媿焉子翔麟為御史立朝有直

聲讀書萬卷則育
之家學又可知矣

汪煜

字寓昭號平齋先世新安曾大父臯謨遷錢塘父
賡順治辛丑進士煜少好武挽強控馬膽力過人

後折節讀書閉戶絕迹家多藏書披摘無遺義行文
兀傲自成一家言尤工詩閒淡古雅康熙乙丑成進

士授貴州鎮遠縣縣故古大田溪洞多苗民難治煜
撫馭有方帖然不為患典文勸義州民頌之戊寅遷

吏科給事中掌登聞鼓院在職未久前後疏凡六上
其大者條陳河工有造于淮淮民至今尸祝焉他若

慎選學臣引見題補諸疏不避樞要號稱敢言煜初
席豐饒以銳志學業不問生產家遂中落及官黃門

無擔石儲死之日同官助殯時方倚重乃稽察錢法
之

命下而疾亟矣所著有同岑草願學堂

集南歸北征錄及平齋偶存諸稿

趙蒼璧

字晉襄號園菴九歲父景和殉節廣德亂兵中僕錢義負匿脫于難家貧力學事寡母勞以孝

聞補博士弟子文行日有聲從游者稱聖水先生康熙戊午舉于鄉壬戌成進士授楚麻城令單車蒞任

首罷圖差保歇諸病民事邑易輕生淫祀雉經投河二像立令役人毀之逮繫出郭村童扶其背忽扑地

曰邑侯神君也吾敢不亟去爾奈何侮余民由是醒然知自愛戊辰夏逢龍倡亂全楚振動蒼璧以所治

當荆豫門戶申守議二十五條修城堡製砲石募鳥鎗手復團練卿兵為援儲米穀五千三百石有奇計

口散給以安民民皆自奮亡何漢陽黃州被襲偽總兵某犯沐山河偽都督張漢一直趨岐亭勢張甚蒼

璧與家人訣曰勢危矣正臣子効命之秋也况吾父死封疆而我亦嬰此變分也約紳民誓死守晝夜環

堞巡兩足潰癱無所卹妻蕪氏同心矢死忠憤彌勵事平

上廉得之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時號敢言熱審減等例以小滿後十日始至六月止蒼璧奏請展限每歲得

廣邀生全著為令考校所拔皆名俊

國家方柄用尋以勞卒朝野惜之所著有詩經性理全解

字義考訂西陵治畧巡城詩集等書及其樹堂文稿晚香亭詩稿長子荃奉樞南歸入會城治喪人皆稱

之子蕪芝並有文名

徐旭齡

號敬菴順治乙未科進士授刑部主事移吏部員外郎典銓政八年轉禮部正郎改監察御史

號直言巡視兩淮尤多惠政陟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會

上東巡得齡廉能狀

特命總督曹政

上親勞其行齡遂上等三便釐三害等疏凡遣使視河賑濟

上命與齡議之為

朝廷倚重如此丁卯卒於官先一夕大星貫官舍傍計聞

上震悼賜祭葬謚曰清獻齡先世居玉山父一鴻徙家錢塘仍授徒故里順治戊子山賊竊發鴻被害辛卯齡

往求父屍走邑之四都長號於途夕暝遇樵人止宿
為言曾識鴻當求之西郵管平山中是夜夢父攜示
死所且曰問之毛廿八齡卽戴星往有一媪見之曰
君非徐先生子耶先生被害於魯家倉齡拜之復行
風電大作齡慟哭絕壑間有虎窺躍過忽見童子跨
牛背而歌齡扣之引入茅舍一老父出齡曰丈人非
毛廿八乎老父驚駭告以故乃指空林間土微掩處
齡恍忽如夢所急嚙五指血沁之僅一綿衣裹之而
歸鄉人竒其孝有繪徐孺子負骨圖者齡後歷
通顯為時名臣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然

論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一也奚有於大小自聖
人以道事君之言出而大臣之品乃定顧必求其人
以實之則難矣夫聖人之指近而遠微而隱簡而嚴
不可則止蓋為季氏言之非專以責由求也他日語

定公不又曰事君以忠乎為臣不易乎其刪書錄秦
誓不又曰休休有容乎然則聖人亦聽人之自為以
合乎臣道之極而止特其間有際唐虞之盛焉有值
時之不幸焉故曰難若夫臣之大小不一則其名亦
不一在一邑有一邑之名在一府有一府之名而蒞
封疆之重歷臺省之尊則名可及於天下使非智足
以造謀才足以集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其能
流聲實於天壤乎然偏州遠邑求名實難而公孤卿
尹一言可以造蒼生之福與萬世之利其致名尤易

宜乎爵位顯者其功名遠也余於新舊志考

本朝得人之多遠軼前代可謂盛已雖然鄭俠以安上門
監而上流民圖陶魯以新會丞而能以三百人破大
藤賊豈不係乎其人哉雖古名臣何以加諸

